

Reconfiguring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with
Guo Jingming and *Danmei*

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

——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

杨玲 著

非
外
借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Reconfiguring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with
Guo Jingming and *Danmei*



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

——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

杨玲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杨玲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615-7385-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9573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王鹭鹏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68 千字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导 论

新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早在2006年,白烨就撰文指出,1949年以后的文学体制“大致上是以意识形态为主流,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一个总体格局”。随着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兴起^①,当代文坛已经形成传统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市场化文学(青春文学等大众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② 王晓明则将当代文学版图划分为两大部分——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网络文学由盛大文学、博客文学和多媒体文学三部分组成。纸面文学则包括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和体制外的“文学的反抗”(如韩寒的《独唱团》)。^③ 由于韩寒、郭敬明等第一代青春文学作者都出生于1980年代,他们也被纳入“80后文学”^④的研究范畴。

受这一“裂变”思路的影响,学界通常将80后文学和网络文学当作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目前,网络文学研究方面有中南大学的欧阳友权团队、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团队等多个研究群体,拥有《网络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研究》等专

① 中国的文学版图中原本只有“校园文学”和“青年文学”这两个概念,代表性刊物是1982年创刊的《青年文学》和1989年创刊的国家级文学月刊《中国校园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几部以大学生为目标读者的长篇小说,沿用“校园文学”的概念。2002年12月,春风社在《幻城》的宣传文章中首次使用“青春文学”一词。时祥选:《一个与青春文学同行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

② 白烨:《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③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④ 2004年以后,国内的主流媒体、文坛和学界开始频繁地使用“80后”一词,主动关注“80后文学”。焦守红:《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李超:《一个词语的历史——“80后”文学论》,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8页。

业刊物和数以千计的研究成果。^① 80后文学研究方面虽然有广东商学院的江冰团队,但声势上远不及网络文学研究,研究成果也有限^②,且绝大部分80后文学研究忽视网络文学作者。

本书并不遵循现有的研究模式,也无意对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进行重新定义。^③ 本书关心的不是定义和划界,而是特定的文学作品和文类如何折射、推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变迁,研究者应该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如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博达伟所说,重要的不是一部作品“是什么”(比如是一部小说还是史书,或就本书而言——是网络文学还是纸质文学),而是它为受众“做了什么”。^④

本书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阐释新世纪以来的部分文学现象,勾勒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文化与文学经济^⑤,重新测绘文学在当代文化场域中的位置。郭敬明是坚持纸媒出版的畅销书作家,耽美是网络文类和文化,二者看似并不相干,但却貌离神合。首先,他们都在新世纪前后出现在中国流行文化的舞台

① 部分研究成果可参见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国内的网络文学研究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形成奇特的映照,二者都有数量庞大、良莠不齐、模式化、重复性高的特点。我无法阅读所有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无从爬梳所有网络文学研究成果,所以主要借鉴、引用邵燕君团队和康桥(王祥)、王小英、单小曦、马季等人的研究成果。

② 我目力所及的学术文献有焦守红的《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涛的《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苏文清的《“80后”写作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郭艳的《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江冰等人的《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斌编著的《郭敬明韩寒等80后创作问题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石培龙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80后”写作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孙桂荣的《新世纪“80后”青春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尽管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为庞大的产业,但网络文学的定义在学界依然存在争议。参见唐小林:《为网络文学立法:评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兼谈媒介作为“符号—物—机构”三联体》,《符号与传媒》2017年春季号。

④ David Porter, “Early Moder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Early Moderni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ed.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23.

⑤ 本书中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指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的文本、人、场域、机构、观念、惯例和实践的集合,如文类的演变、文学作品的出版、跨媒介改编、文学机构的运作方式、阅读趣味和文化风尚等。

上,都与日本动漫文化有深厚的渊源。1999年,SUNSUN(桑桑)在网上发表首篇由国内作者创作的耽美小说、日本动漫《灌篮高手》的耽美同人文《世纪末,最后的流星雨》。2002年,郭敬明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当代中国玄幻小说的先声、颇具日本动漫即视感的短篇小说《幻城》。其次,耽美是描绘男男同性情爱故事的文类,而郭敬明的大部分作品也以同性之间的友谊和羁绊为主题。再次,无论是耽美,还是郭敬明,其受众都以年轻女性为主,都是新世纪女性向文化的一部分^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二者都是新世纪的文化先锋、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尽管饱受争议,但他们都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写了我们对文学的认知。

本书标题中的“新世纪文学研究”既可以读作“新世纪文学·研究”,即针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读作“新世纪·文学研究”,即2000年以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新世纪文学”^②是一个庞大的能指,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绝无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本书只选择我熟悉的文类、作者和作品展开研究,权当管中窥豹,意在抛砖引玉。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

^① “女性向”一词来自日本动漫游戏文化,泛指以女性为主要目标受众的媒介产品,特别是少女漫画。日本的女性向媒介包括三个类型:描写少女的异性恋情感的“乙女向”作品;描写男男同性情感的耽美或“BL”作品;描写女孩之间的同性情感的百合或“GL”作品。目前,已经有学者使用“女性向”一词来讨论新世纪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学。参见汪全莉、张蔚:《女性向网络小说主流类型及问题探析》,《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肖映莹、叶栩乔:《“男版白莲花”与“女装花木兰”——“女性向”大历史叙述与“网络女性主义”》,《南方文坛》2016年第2期;肖映莹:《“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性别实验——以耽美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高寒凝:《“女性向”网络文学与“网络独生女一代”——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孙桂荣、邱桂梅:《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向”叙事——以郭敬明现象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姜悦:《“玛丽苏”“中产梦”与“穿越热”——对“女性向”网络小说的一种考察》,《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② 经《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的力推,“新世纪文学”现已成为学界的常用概念。以“新世纪文学”为名的著作有张未民的《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孟繁华的《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申霞艳的《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房伟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於可训的《新世纪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邦卫的《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传媒语境中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这些著作大多没有或较少讨论新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学现象,即便讨论,其广度和深度也较为有限。

阐释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若干理论概念,第二部分介绍美国学界近年来出现的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围绕郭敬明和耽美展开的具体的批评实践。

一、概念之网的编织

新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流行文学,为本土学者提供了独特的学术机遇,一个可以与海外学者进行对话和双向交流的机会。至少在这个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二者都面临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国内学者身处新世纪文学发生的现场,能及时观察和感知各种变化。但国内尚未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秩序和规范,较难通过渐进性、累积性的学术工作将研究推向深入,“年年岁岁文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现象严重^①。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导致部分具有较高原创性的成果被埋没。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赵诗忱在其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以起点中文网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察网络小说,既分析数字文学场的形成,也分析男频和女频的热门文类和代表性文本。赵诗忱认为,各种类型的网文都遵循同一个故事模式——对财富、地位和性这个“金三角”的追求。男主人公通常先获取财富和地位,再得到美色,女主人公则通过与有钱有势的男人联姻来获取这些东西。网文形成中式幻想模式,它由三个阶段组成——位移、异世界体验以及称霸异世界。但在西方幻想模式中,主人公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之后,最后都会重返现实世界。^②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的冯进2013年出版专著《浪漫网络:中国网络言情小说的生产和消费》,以晋江文学城和北美华人网站丫丫的港湾为研究对象,通过审视网络言情小说的生产和消费,揭示当代中国的“流行心智”(popular mind)和社会文化变迁。^③该书有三大特点。一是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话语和文本分析,还进行线上和线下的田野调查,访谈盛大的员工和少量言情小说读者。二是将耽美归入言情文类,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洞见。三是重视读者,特别是粉丝读者的文化生产,花费一章的篇

① 滕巍:《中国玄幻小说研究十年述评》,《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Shih-chen Chao, "Desire and Fantasy On-line: A Sociological and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sump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Fic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2), 49-51, 202-05.

③ Jin Feng, *Romancing the Internet: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hinese Web Romance* (Leiden: Brill, 2013), 2.

幅,以耽美同人和反琼瑶同人为个案,专门论述同人小说。该书可能是最值得国内学界借鉴的英文著作。

美国圣母大学的贺麦晓 2015 年出版的《中国网络文学》,是目前英语学界唯一一部针对网络文学的总体性研究专著。该书最大的优点是覆盖面广,将网络小说、网络诗歌、博客写作都纳入研究视野,并较为重视网络文学的社会政治语境。不过全书考察的重点还是榕树下、黑蓝、中国诗人网等具有较强文学性的网络文学发表平台,对网络文学中影响力最大的网络小说的考察反而乏善可陈。这是贺麦晓本人的审美偏好决定的,他认为:“如果说类型小说是中国网络文学经济方面最成功的样式,那么诗歌则从多样性、实验性和批评声誉方面超越了所有其他网络写作模式。”^①由于全书在传统文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的框架下来审视网络文学,对于普遍关注网络小说的国内学者来说,可资借鉴之处较为有限。

在期刊论文方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主编的《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曾发表了一组关于网络文学的文章。剑桥大学讲师殷海洁的论文用三个个案探讨网络时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把关机制^②,即界定诗歌是什么并生成相关评价标准的机制。^③该文虽然使用“把关”这个国内学界较少使用的概念,但对于国内的网络诗歌研究者来说,其核心观点恐怕并不陌生。殷海洁还发表过一篇关于网游小说的论文。该文利用跨媒介叙事和再媒介(remediation)的概念深入解读了网游小说这一新兴文类,论文的文献综述也做得很扎实,注意到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④德国弗莱堡大学博士生施莱

① Michel Hockx,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1. 华裔学者龚浩敏和杨欣也注意到贺麦晓在该书中的“精英主义”研究路径,不过他们认为这是贺麦晓为了让他的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中国网络文学而采取的“有效”策略。Haoming Gong and Xin Yang, *Reconfiguring Class, Gender, Ethnicity, and Ethics in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

② 也有学者将“把关”(gatekeeping)译作“守门”。

③ Heather Inwood, “Poetry for the People: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5.1 (2015): 44-54. 殷海洁还出版过一本关于当代中国诗歌的专著 *Verse Going Viral: China's New Media Scen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该书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审视当代诗歌在网络、纸媒和诗歌活动现场三个不同场景中的生存样态。

④ Heather Inwood, “What's in a Game?: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the Web-Game Genre of Online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11.2 (2014): 6-29.

普的文章分析了VIP制度对于网文生产的影响。^①该文大量参考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国内学界至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展开得比海外学界更充分。此外,论文还用翔实的数据论证VIP制度与网文长度的关系。美国卡尔顿学院助理教授郭绍华的论文以晋江的读者评论制度和《步步惊心》的连载过程为例,细致分析了读者在网文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②

网络文学由于和网络文化关联密切,在海外学界尚有一定的关注度,毕竟中国互联网研究已经是颇成气候的研究领域。^③相比之下,以纸媒为载体的80后文学就乏人问津。香港大学的宋耕和国内学者杨庆祥于2016年合作编辑、出版了一部英文版的80后作家短篇小说集。该书导论中写道:“这些年轻作家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在西方不为人所知。”^④这个“少数人”可能指的就是郭敬明和韩寒,但知道不等于研究。2017年7月,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中寻找相关的英文期刊论文,仅找到三篇,两篇论述韩寒,一篇论述郭敬明。^⑤关于韩寒的两篇论文都将韩寒视为博客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纸媒文学作者。

一件小事或可说明西方学界对中国年轻世代作者的有限认知。美国杜克

① Elisabeth Schleep, “Steady Updating Is the Kingly Way: The VIP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Online Novels,”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5.1(2015): 65-73.

② Shaohua Guo, “Startling by Each Click: Word-of-Mouse Publicity and Critically Manufacturing Time-Travel Romance Onlin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5.1(2015):74-83.

③ 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简要概述,可参见 Guobin Yang, “Technology and Its Contents: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4 (2011): 1043-50.杨国斌也写过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但因发表时间较早,部分信息已经过时。Guobin Yang,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and the Changing Field of Print Culture,” in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ed.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Leiden: Brill, 2010), 333-52.

④ Geng Song and Qingxiang Yang, “Introduction,” in *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 Short Stories by the Post-80s Generation in China*, ed. Geng Song and Qingxiang Y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vii.

⑤ Marco Fumi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Myth: An Interpretation of Guo Jingming’s Parable,” *Archiv Orientalní* 78.4 (2010): 397-419; Angie Chau,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the Internet Age: Han Han’s Everyman Appeal,”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5.1 (2015): 73-81; Giorgio Strafella and Daria Berg, “The Making of an Online Celebrit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an Han’s Blog,” *China Information* 29.3 (2015): 352-76.

大学的罗鹏和康奈尔大学的白安卓合编的皇皇巨著《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收录了阎连科一篇关于中国文学的文章。阎连科在文中提到80后、90后读者既没有前代人的革命精神，也缺乏真正的批判立场，他们所崇拜的郭敬明、张嘉佳等作家都具有小资产阶级属性。不知是作者阎连科失误，抑或是译者罗鹏失误，该文将张嘉佳的中文名字写成“张佳家”。^① 我所使用的搜狗输入法，输入zhangjiajia的拼音，默认结果就是张嘉佳。这样的名字都能写错，着实令人意外。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看，大部分成名的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流行文学的研究到21世纪初就戛然而止，只有部分博士生和青年学者跟踪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

当海外学界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明显滞后，无法提供有效的参照，我们只能摆脱“拿来主义”的惯习，独立探索适合本土文学现象的理论工具。本书的第一部分“概念”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这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尝试用体验经济、社会性、世界建构和性别四个主要概念，以及代入感、故事讲述(storytelling)、叙事伦理、文学公共空间、想像性世界、虚拟世界、沉浸感等一系列次级概念，捕捉新世纪文学从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从文学性到社会性，从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到虚拟世界的建构，从女性文学(女性创作的文学)^②到女性向文学(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的文学)的多重变化，重新编织文学批评/研究所赖以生存的概念之网。我不是一个有强烈的理论抱负的人，我会策略性地使用理论，但绝不相信存在某种万能的理论工具，可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与宏大的理论建构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记录、描述、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本书的大部分理论概念都针对特定的文学现象和作品，其适用性可能也因此受到限制。我希望用这些局部的、情境性的但却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召唤、激活更宽广的研究视阈。

① Yan Lianke,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Censorship Syste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ed.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0.

② 有学者认为，女性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泛指“历史上及现实中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学创作的所有类型与形态”，狭义的“女性文学”仅指“五四之后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其价值内核的女性创作”(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女性文学，强调的都是作者的女性身份，但女性文学的首要读者却往往是把持文坛的男性。

《代入感、体验经济与网络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①写于2013年,是我在厦门大学开设的校选课“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的衍生产物。我试图利用自己的文本细读能力和文学/文化研究的知识背景,为《无限恐怖》这部开创性的网文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体验经济的概念框架下,该文比较《无限恐怖》与后现代主义经典《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探讨二者在叙事结构、阅读体验、读/作者关系等方面的异同。感谢厦门大学大学生科院2009级本科生蔡晨旭强力推荐我阅读《无限恐怖》,感谢他的课程论文激发了我探索这部小说的欲望。该文也是对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现状的反省——当网文读者比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知道得更多的时候,研究者还应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选择的是将网文读者视为合作研究伙伴,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民间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验证、修订和发展。文中讨论的文学“体验经济”就是对网文读者广泛使用的“代入感”和“阅读体验”这两个术语的进一步阐发。

我在文中倡导“从文本走向读者、从阐释走向使用,从文学走向媒介,从审美价值走向体验经济,从单一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的网络文学研究范式,为这个范式设想了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文学的日常使用、跨媒体/跨媒介叙事以及文学阅读的认知研究。目前,受IP大潮的影响,跨媒体叙事已经成为影视、媒介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例如,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的主题之一就是“跨媒体叙事:从电影改编到全产业链实践”。论坛遴选的论文中有多篇涉及网络文学的跨媒体改编^②,但其他两个方向依然鲜有学者关注。尽管认知诗学已经吸引了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者^③,但国内的相关研究似乎还停留在引进、跟踪西方理论的阶段,将西方理论有效地应用到本土文学作品的解读还有待时日。

当然,我自己也还在为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网络文学常被认

① 本文曾发表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

② 《第三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入围论文选题公布》,2016-07-12, http://www.bfa.edu.cn/yx/yjsb/2016-07/12/content_94938.htm。近年来,CNKI数据库中关于跨媒体叙事的论文有周璐鹭的《超越“改编模式”:“扩散性文学”的当代特征》(《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施畅的《跨媒体叙事:盗猎计与召唤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3—4期)、李诗语的《从跨文本改编到跨媒介叙事:互文性视角下的故事世界建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程丽蓉的《跨媒体叙事:新媒体时代的叙事》(《编辑之友》2017年第2期)。

③ 这些学者成立中国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研究会,出版了由熊沐清主编的专业刊物《认知诗学》。参见学会网站,<http://www.cognitive-poetics.com/cn>。

为是一种与经典细读相反的‘快餐消费’，但是到底快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已经部分解答。菲利普斯利用功能性磁共振造影技术，测试读者对真实文学文本的大脑神经反应。其早期研究结果表明，细读和消遣性阅读并非积极阅读与消极阅读的简单对立。每一种文学阅读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认知要求，生产出自身的神经模式。尽管细读会激发更广泛、多样的大脑区域，但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维持认知灵活性并同时使用两种注意力来阅读”^①。菲利普斯的研究方法和发现，或许能对国内学者有所启发。

《代入感》一文整合了民间术语和跨学科理论概念，《文学性、故事性与社会性：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初探》一文则试图推进现有的同行讨论。本书想用此文来回应学界普遍关注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问题。这一回应源自对四位学术同行的文章的细读，四篇文章分别是杨早的《网络文学的繁盛和荒凉》、张柠的《网络小说的文学性和新标准》、邵燕君的《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马汉广的《网络文学的间性存在与文学性》。该文的写作过程就是与同行对话的过程。与邵燕君和马汉广不同，我并不选择发明新的概念术语，而是回到现有的文学概念工具箱中找到一个曾被当作文学性的对立面、但现已被主流学界废弃的概念——社会性。文中对网文社会性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纸质文学作品。事实上，我最早是因为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杂志才注意到新世纪文学的“陪伴的伦理”。^② 2015年，我在为郑国庆博士的专著《美学的位置：文学与当代中国》撰写的书评中提到“掌控文学创作的除了经济和艺术原则，还有社会性(sociality)原则”^③，他看后说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感谢他激励我对社会性这一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艺术批评的四个坐标——作品、艺术家、世界(universe)与受众。《代入感》和《文学

① Natalie M. Phillips, “Literary Neuroscience and History of Mind: An Interdisciplinary fMRI Study of Attention and Jane Auste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ed. Lisa Zuns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3.

② 霍艳在《假装的悲伤和愤恨 郭敬明解析(下)》(《上海文化》2015年第3期)一文中，以《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小时代》这两部作品为例，讨论郭敬明创作中的“陪伴模式”。不过，她对这种模式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本书附录部分的《新世纪青少年的文学消费：环境与伦理》一文对青春文学的陪伴伦理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或可与霍艳的观点形成对照。

③ 杨玲：《批评的位置与文学研究的路径》，郑国庆：《美学的位置：文学与当代中国》，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性、故事性与社会性》两篇文章尝试对文本、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组，《〈临高启明〉与新世纪幻想文学中的世界建构》一文则试图将第四个要素“世界”转换为“世界建构”，探讨世界建构的方法、意义及其与故事讲述的区别^①。

尽管在艾伯拉姆斯的图式中，世界主要指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但他也描述了西方文学批评谱系中世界概念的变化。艾伯拉姆斯指出，在18世纪，“诗是模仿，是‘自然之镜’这一隐喻”，被诗是“异态世界，‘第二自然’，是诗人效仿上帝创世的方法而创造的”新隐喻所取代。如英国散文家艾迪生将与真实世界相悖的虚构世界称赞为第二世界，认为“它本身是实在的，与上帝赐给我们的世界相仿”^②。深受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影响的托尔金后于1930年代提出，童话故事（幻想文学）在我们生活的实在世界或主世界（primary world）之外，通过想像力建构虚构的次世界（secondary world，也称“第二世界”）。^③不少国内学者在讨论幻想文学时都会使用第二世界的概念，但却鲜有人意识到世界建构与传统小说创作的区别。^④

我最早通过郭敬明的幻想小说《临界·爵迹》的设定集《爵迹·燃魂书》接触到“世界设定”这一术语，由于很少接触游戏，我对与游戏产业密切相关的“世界观”“世界建构”等术语始终感到一定程度的隔膜。在文中，我采取拼贴的写作策略，以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为引子，将粉丝读者的看法与中外学者的观点剪辑在一起。正如《临高启明》的作者“吹牛者”只是集体创作的整理者，我也主要扮演汇编者的角色，将我认为有见地的观点汇总在一起。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研究对

① 本文的删节版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②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325页。

③ J. R. R. Tolkien, *Tree and Leaf*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4), 44-45. 国内学界对托尔金第二世界理论的阐释，可参见舒伟的《走进托尔金的“奇境”世界——从〈论童话故事〉解读托尔金的童话诗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李墨的《托尔金幻想的第二世界》（《名作欣赏》2012年第13期）。王祥在《网络文学创作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的第五到第九章讨论了网络小说中不同类型的世界设定，但偏重现象罗列，分析力度不够。

④ 王峰在《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一文中分析《三体》为什么缺乏文学性时已经触及这一问题。不过，其“传统的其他类型小说的阅读快感来自于品鉴和细心体会”“科幻小说的阅读快感则来自于震惊”等观点还有待商榷。在我看来，科学假设、推理带来的智识愉悦或许远大于震惊。

象,或许也是研究的主体间性的表现。

郭敬明和耽美之所以吸引我,就在于他们都符合我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性别正确”。《性别、女权主义与“可活的生命”:〈性别麻烦〉的本土解读》一文阐明了我对性别概念的理解和我所认同的女权主义^①。我在研究郭敬明和耽美时采用的就是这种受酷儿理论启发的性别视角。女性读/作者群的崛起以及大量非正统的性别观念的表达,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流行文学最突出的特质。在网络文学场域,这主要体现在女性向文学网站和文类的出现。女性读者作者在网络上拥有自己的写作社群,避开了男性主导的精英文化圈的审查和批评,发明了耽美、变身、女尊、百合等新型文类,松动、打破、扭转了现存的性/别藩篱。^②网络文学场域中男性向文学和女性向文学的分庭抗礼,在纸质文学场域则显影为韩寒和郭敬明的对抗。在我看来,这两位80后偶像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是社会责任的有无,而是性别观念的抵牾。韩寒延续了男性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将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当作“男人世界的某种情感寄托”^③。郭敬明塑造的女性形象则不再是男性欲望的简单投射,而拥有自己独立的欲求和主张。放眼中国现当代文坛,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细致、生动地刻画女性内心世界的男性作者,他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忠实的女性读者。在郭敬明以女性视角来书写当代“青春之歌”时,女性耽美作者也主动采用男性视角来想像、探索更平等、更热烈的情爱关系,并获得部分男性读者的喜爱。正是在这种性别身份的转换和边界的跨越中,各种不合常规的欲望、角色和实践获得表述和操演的可能。

二、意外的方法论收获

本书第二部分“方法”收录了《远读、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研究路径》^④和《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⑤两篇论文,分别介绍美国学界新世纪以后出现的远读和表层阅读这两种文学

① 本文曾收录在盛嘉主编的《忧虑与危机: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讲座讲演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杨玲、徐艳蕊:《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像》,《文化研究》2014年第19辑;徐艳蕊:《媒介与性别:女性魅力、男子气概及媒介性别表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四和第五章。

③ 李一:《两种“青春”书写——以〈上海宝贝〉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例》,《“无后”——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26页。

④ 本文曾发表于《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⑤ 本文曾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研究方法。两篇文章均属于研究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我1998年在美国获得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就放弃了我认为无趣的英语文学研究。没想到近20年之后,我又会重新阅读英文系教授的学术成果并获益匪浅。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弗朗哥·莫莱蒂的《远读》和《图表、地图和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这两部著作,读完之后依然心潮澎湃。莫莱蒂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对传统的文学细读方法的挑战以及他在数字人文领域卓有成效的实践。在研究网络文学时,我也和许多研究者一样,被海量的文学作品所困扰。由于习惯了细读,我几乎丧失了一目十行的快速浏览能力。在我看来,莫莱蒂所尝试的数字人文方法为网文阅读量的问题提供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在密大访学期间,我特意参加了密大图书馆举办的数字人文工作坊。不过,我很快就沮丧地发现,以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水平,根本无法在短时期内用计量方法来研究本土文学作品。更糟糕的是,一些操作较为简便、适用于文本分析的数字人文工具,如Voyant,目前还未开发出中文版本。不过,在访学期间,我也切身感受到数字人文在美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少年轻的博士生都对这一领域很感兴趣,数字人文方面的技能不仅能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他们的学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一文写于2017年2月。它和本书中的《聚焦郭敬明:问题、困惑与思考》一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聚焦郭敬明》出自我2011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绪论部分。文中交代了我研究郭敬明的缘起和困惑。我向来只研究自己喜爱的、欣赏的、认定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会使我对研究工作充满动力。对于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会留给喜欢它们的人来研究。这种“悦己式”的研究取向,让我与学界流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格格不入。在研究郭敬明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学界普遍对郭敬明采取批判、鞭挞的立场,那些指责他抄袭的人真的阅读、比较过涉案的两个文本吗?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反映年轻世代的金钱观、消费观?为什么那些批判性的文章都大同小异,仿佛有一个共同的模板?比如,我曾阅读过四篇关于《小时代》的批评性文章。^① 这些文章几乎用同样的历史叙事(都

^①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许纪霖:《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2013-11-07, <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9&id=534>;张慧瑜:《“小时代”里的三种选择》,2015-05-14, <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9&id=1218>;邵燕君:《在没有机会做人的时代,如何做一条舒服的狗——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22页。

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折点), 诊断出类似的青年问题(即个人与社会/历史/公共领域的脱节), 都使用抽象的“主义”(如新自由主义、犬儒主义、理想主义的丧失、物质主义)来命名中国社会的症结, 而且都或多或少地涉及阶级不平等以彰显政治正确。我无意对这些文章的价值妄下断言, 我只是好奇, 除了批判, 我们还能对流行文学/文化做些什么?

访学期间, 我无意中接触到美国学界有关表层阅读的文献, 如获至宝。原来很多美国学者不仅和我有类似的感受, 而且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甚至提出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症候阅读》一文不仅是对海外学术成果的介绍, 更是我个人自我解惑的过程。当然, 在解惑的过程中, 我又产生新的疑惑。在文章结尾部分, 我对学院批评与大众阅读之间的鸿沟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也许, 一些有趣的问题会比明确的答案更有意义。

三、实践与反思

本书的第三部分“实践”包括“郭敬明研究”和“耽美研究”两个部分。我力图从文学产业、跨媒介改编、IP 产业、文化治理、明星作家、粉丝经济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除了前面提到的《聚焦郭敬明》一文, 郭敬明研究部分还收录了五篇论文。

《最世文化与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①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郭敬明的学术论文。七年后回头看这篇论文, 部分观点似乎尚未过时。比如, 我在文中提到“文学产业化的最显著后果就是作家身份的变异、增值和重组”。郭敬明不仅是畅销书作家, 还是商业品牌和创意产业的企业家。2015 年以后, 随着 IP 概念的提出, 作家变身企业家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派三叔、江南、张嘉佳等知名作者都相继成立自己的文化公司, 开发作品的影视版权, 提供文学代理服务。^② 这更让我确信, 郭敬明是潮流的开创者, 以他为个案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此外, 该文较早在国内学界使用“类文本”(paratext)的概念来解释当前纸质文学文本的变化。在数字阅读时代, 纸质图书的类文本, 如外封、内封、腰封、勒口、纸张、赠品等, 都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 其重要性不亚于图书内

^① 本文曾以“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的未来——以青春文学为例”为名发表于《文艺争鸣》2010 年第 17 期, 有删改。

^② 路艳霞:《畅销书作家纷纷开公司 或难引发一窝蜂追随》,《北京日报》2016 年 3 月 29 日。

容本身。很多读者实际上可以通过网络阅读到一部作品的文字内容,但出于收藏、纪念和赏玩的目的,他们依然愿意购买这部作品的纸质版。我甚至在同人创作圈也观察到这种现象,同人作者在印刷自己的作品时,对封面、纸张、排版、赠品的安排都极其讲究。当然,文中有一些信息已经过时。如时光论坛已于2014年8月关闭,读者互动活动整体迁移到百度最小说吧。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兴起之后,读者与作者之间有了更直接、即时的沟通渠道,需要专门的财力、人力维护的论坛自然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权力、资本和集群:当代文化场中的明星作家》^①最早是我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一部分。文中首先援引中外文献,论证作家身份中存在着“神圣与卑贱、精神与物质、名声与财富、道义与享乐之间的一系列尖锐矛盾”。其次,该文借鉴加拿大学者维尼克的论文,分析了郭敬明声名的演变方式,论述了他的名字成为推销性符号的过程,这或可用于分析当代文化场中的其他明星作家和文化名人。不过,该文有很大的缺憾——未追踪郭敬明转型做电影导演之后的情况,比如,他长期以来累积的负面口碑对其电影事业的反噬。电影《爵迹》的票房失败说明,畅销书作家转型电影导演绝非易事,电影市场也不是仅凭粉丝读者就能够撑起来的。2017年8月21日,最世的前签约写手李枫在微博上公开指控郭敬明性侵^②,郭敬明又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李枫未提供确凿的证据,但部分网民显然并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进一步验证、巩固他们对郭敬明公共形象的负面解读。也许郭敬明被读者“抛弃”^③并非坏事。或许只有在他沉寂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曾经被他照亮的“小时代”,更心平气和地探讨他是如何成为年轻世代“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④。

作为《小时代》的书粉,我写过两篇相关论文:《〈小时代〉与新世纪的性别化情感结构》^⑤和《愤世、媚俗与自我规训:〈小时代〉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比

① 本文曾以“权力、资本和集群:当代文化场中的明星作家——以郭敬明和最世作者群为例”为名发表于《文化研究》2012年第12辑,有删改。

② 网易娱乐:《作家李枫声称遭郭敬明性侵:他经常骚扰男性》,2017-08-21, <http://ent.163.com/17/0821/20/CSD1LV0G00038FO9.html>。

③ 曾于里:《郭敬明在被读者抛弃》,《南方周末》2017年8月30日。

④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

⑤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1期,标题有删改。